

潮头拾贝 |

她们在北风中 夜夜相守

(组诗)

■ (陕西)陈敏

她们

男人们不拿干粮走了,他们的吃喝在异乡
不盖被子,不着凉
南方太阳大,午夜还有物事在燃烧

女人不愁。半夜也不惊慌
田地不荒芜,孩子学业不耽搁,困了不找枕头
也睡着
老小吃上了顿有下顿

她们面容姣好,梦里才说心里话

夜相守

暗夜随之而来,云霓尚未褪去
灶火先亮起来
心里暖融融,外边才干冷

打开窗,透透昏晃里的旧气体
打开门,放生一群小麻雀,喳喳叫
打年的红灯笼还在红,挂在门楣上流泪了
……

温热的话,长出屋后一大片绿了
溜溜光的日子跑过去
赭红的木门扉,不再为以往的浮尘蒙住了

子夜每每挂起大毛巾,擦呀擦
越擦越白

等待的良人,越过黑

北风一声一声慢下来

信件已经发黄,地址有了褶皱
还有盐分,还有响动

只放在箱底和心头。只在大年三十
月亮藏在屋后头,北风一声一声慢下来
照一下路

远去的人这时回来
说脚手架高,说海水咸,还说女孩们的花裙子
晨风里最美,才会翘起来飘飘
说完了回到童年,借着母亲的小臂弯——
抿起嘴,有微笑

听见了二月黄、五月绿
来年的八月寒气重
门前白果树,下起漫天的雪
一枚青翠的树叶,痛彻肺腑地落了地

轻飘飘地回家了——
回家了,有热量

我所挂念的 都被腾空

■ (北京)铁包金

你拨出曼妙之音
留下最后的余音绕梁
像一场爱。
我纠结于这余音的缠绵
试图弹离离去的情愁
像终结者——
隐去爱,隐去所有的欲
弦音不会孤独
整个琴声在阳光下沸腾
我所挂念的,都被腾空

我们都需要安顿内心

琴声暗涌,空气摇动
隐隐漫过来的律音
自怜。自我安慰。
我们都需要安顿内心
起死回生
等琴弦颤动。
光线充足
丢失的正在找回
适合繁花生长的季节
颤动的余音里
绽开花朵

摒弃高处的音

声带闭合自如
用口腔、胸腔和头腔共鸣
站在高音处。
风吹河流更多吹着高空
一朵怒放、盛开在高处的梅
以及雪松上的鹰
都是被赞美包裹的词
高处的寒冷是必然的。
压低的夜,摒弃高处的音
静听低缓的水声和蝉鸣
秋池满满,细雨无声
打开中庸的音
声带多么宽厚

深秋

(外一首)

■ (安徽)方严

在一场不轻不重的雨后,矮山的深处
弥漫无涯的冷雾。沿着滑过的风
绕过被压弯的残花,一片红自树梢斜落
叶的掌纹触及地面,犹就去寂寞的泥梦里
窈窕的鸳鸯,双翼衔去我出神的眼光
不紧不慢,走向绝处的美,抵达景仰的诗情
风来,一片叶的扭动,豪艳的秋韵在一处
惊喜的拐弯点,铺展十里的柔情
随手一捞,就是画卷里的典丽

夕阳之歌

将夜未夜,我饮下云彩的灼华
一些风带着狂歌,翻转了柴薪的烟气
长满青苔的墙,洞灼山水的窗
是否该燃一支与火诉的蜡烛?
是否该共我谈一夜久积的心酸?

我在盈盈下沉的落日边缘,养养
回顾你梦断的昔年。再回首,霞如瀑
晚钟敲疼闪动的红叶,断了线的纸鸢
飘来一枚的闷愁。夕阳在山腰埋头
回飞的堂前燕携来月的晴光
摄去九月黄昏里的苍茫

夜晚,拿什么 证明自己活着

■ (云南)黄毅

这风,推开黄昏
他从一个豁口闪进屋内

在暗黑处,翻开一本旧书
用热毛巾捂住自己的第三根肋骨

月亮又缺了,昨天的伤没有结痂
食指摁摁,一些白色的孤独就溢出来

面向窗口,划燃一根火柴
趁着光,他使劲掐了掐自己的大腿

灯

前面很黑,要一点光
才能看清四月内部的空旷

你努力抵抗,暗物质的裹挟
不能让飞蛾有停留的借口
过程简单。而你
从未有过的疲倦、懈怠

但是,你绝对不会承认
黑是黑,白是白
丝线般的萤火,终将推开黑夜
这个托辞不会让你失去扑火的勇气

把四月埋进身体,点燃引信
打开窗户,你就能看见
一些黑在晨光里,逐渐走远

今夜

(外一首)

■ (黑龙江)齐春玲

这卧室,灯光安好
足以抵挡无端的寂寞
一个人在打发时间
谁的纤指拨弄啾啾的琴弦
仿佛暗香浮动。今夜

菊花远离尘世,它的孤高
不合时宜,类似于完美人生
有一处败笔
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
你没有权力,作任何的改变
但天空老了;石头不死

它在凝视自己的时候
常常内省,经历过风雨
之后,不再沉迷于
卓尔不群或得意忘形
难得随遇而安

镜子

镜子不言声
一副阴晴圆缺的表情
抽象得很具体
泪水被光淋透之后沿路返回
那山,竟在不远处
风刚刚擦拭过湖面
月亮那么薄,也能沉入水底
有一种失落是得不到
还有些心事在舌头上打转
一不小心,被风摘了去

我属于北方, 但我的身体在南方

■ (四川)吉木里呷

我属于北方,但我的身体在南方
这是来自典籍或传说之后
一个行走在火焰中的纸人告诉我的
——北方,只有冰和雪
没有肮脏的脚印,祖先
自水以上独立成神
以雪的瞳照耀大地
以及大地之上共生的万物
于是蛇虫鼠蚁各司其职
花草树木各就其位,
人自水以上站立,以炎凉的背景
拥抱久恒的石
——北方,你在白色烧灼的血脉中
以另一种焰火的形式
让仪式中的部族升起风的炊烟,
可我的身体在南方
我漂于一座水的孤岛
塑料和泡沫填充了我,
浮于这茫茫的海
我是消瘦的冰山
自死之后
成为那一只背着船只流浪的猫

铁证

有多久没再见过故乡了?
还记得,诗人写下过鹰
那只鹰就灭绝了。那时
他又写下了狼,狼便失失了
在月亮碎成星星的夜晚
他又将满天的星星
写成了发芽的相思树
那树便化作一截枯萎的树桩
让荫蔽成为了纪念,
倘若让他的执拗继续执笔
我想,太阳终将烧死学生的万物
而月亮也将将明亮的双眼紧闭
然而,他不曾写下过故乡
或许,他清楚地知道
只要他一提笔
他'll就此变得一无所有

如今,他的懊悔
沉痛地砸在了故乡的那匹山上
是否该燃一支与火诉的蜡烛?
是否该共我谈一夜久积的心酸?

微小说 |

商机

■ (广东)袁有江

这几天,天眼医疗器械厂老板孙大兴一直铁青着脸,对谁都受理不搭的。早上一进办公室,关上门,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忙什么。

只有他的电脑知道,他在玩一个叫QQ超市的游戏。孙大兴正玩得起劲,表弟庞冰敲响了他的电话。他很不喜欢这个在报社当记者的表弟。这小子板寸头每天打着摩丝,根根向上,刺猬一样,一看就不踏实。去年他在一家股票公司当兼职情报分析员,忽悠孙大兴炒股折戟沉沙后,孙大兴一直都没理他。

孙大兴不耐烦地拿起电话。庞冰在电话里一口一个大哥叫得水蜜桃一样鲜甜。但这丝毫没让他兴奋起来。他打断表弟,问:“什么事?”表弟带着神秘的口气说:“大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商机。只要你愿意干,保准一年赚五百万。”

孙大兴不屑地一笑,“那你自己怎么做?”

“大哥,我知道你最近因销售不顺,焦虑不安。要不这样,今晚我请你吃饭,哥俩好好喝几杯,当面谈谈好不好?”

孙大兴犹疑着,习惯性地看了看表说,“下周吧。”

“大哥,你就信我一回,要不你会后悔的。你先留意下我最近的新闻报道。”

就这样吧。他不等庞冰有什么反应,先将电话撂了。

自从一个多月前,原天眼县委书记马天明因贪污受贿,生活腐败栽了之后。孙大兴真的一直忧心忡忡,烦躁不安。现代人的“现实性”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他几年前能搞起医疗器械厂,赚得盆满钵满,马天明这个“背景”确实功不可没。现在只剩下一个背影,这玩意人人都有,谁还会在乎他。狐狸后面没了虎皮大旗,威风也一阵风似地扫地了。

眼前,县城几家大的医院不是说他产品质量不好,就说价格太高。要求退货、降价的不合时宜,类似于完美人生有一处败笔

马天明案件,让天眼县的街头巷尾一时间议论纷纷。不过也没闹腾多久就归于平静了。毕竟和老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暗地里紧张的,无非是县委县政府的部分官员,以及那些和马天明在任时有瓜葛的人。

孙大兴暗自庆幸,他和马天明的交易做得比特工还要特工,除非老天峻使槐荫树说话,否则不可能有麻烦。只是眼下的产品滞销让他头疼。

零钱

■ (四川)何大江

八点四十分,终于排到我了。从成都市到东山县唯一的一班火车,九点二十分就要开行。

天还没亮,就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是祖母去世了,葬礼明天举行。她还专门叮嘱,我作为长房长孙,今天无论如何得赶回去。

身后是长长的买火车票的队伍,身前的窗口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

这是个肥胖的女人,一只硕大的脑袋搁在脖子上,两颊的肉向下沉甸甸地吊着,一大堆松弛的皮肉里藏着两只小眼睛。这种长法,如果配以满脸笑容,便是一副慈祥的弥勒相;而像她现在这样,两只嘴角也向下吊着,眼睛里透出严厉的光,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东山县民常用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化解对这类威武之相的恐惧,他们叫它猪头。

此刻,我小心翼翼递给猪头一张一百元的钞票:“买张到东山的票,最好是卧铺。”

“卧铺没有。硬座五十九元。拿零钱来。”猪头没抬眼,右手一动,钞票就飞了出来。

打开钱夹,在几张百元钞票、十几张皱巴巴的角票和几个叮当作响的硬币之间,我终于搜寻出了六张十元来。

“给你说拿零钱来。”猪头在胸前的抽屉里翻了几下,把那六张钱拿在手中,并不给我出票。

“这就是我最零的钱了。”

“哪里有那么多一块钱给你们找零,”猪头气冲冲地说,“一天准备得再多都不够。”

老张因公受伤

■ (河南)梁敏才

今年四十八岁的老张,在一家私人企业打工。因性格木讷,大家不但嫌弃他而且还不愿意和他多说任何话。老张感觉内心孤独,就抽烟解闷。

一天,企业正常运转的机器出现故障,厂负责人马上抽调部分人员配合技术员维修设备。结果大家都不愿去干危险、油腻的维修力气活,老张二话不说答应了。

在检修人员的指点下,老张一会爬高一

潮头品茗 |

宽窄间, 光阴和你都美

■ (福建)黄晨

1

你站在那儿,一条街都生辉了。
悠长又宽畅的古韵街口更是刷新词赋,两旁的各色小吃、旅店、剃刀匠、上下拉绳筐、服装店、摆摊点等等,有一搭没一搭吆喝着。那纯正的成都口音,醉了百年时光,更是醉了我这个外乡人。

除得宽窄巷三五个妙词,我替时间,回应对被日月更新遗忘的美好,阳光打到两旁的四合院落,斑驳的投影,像蝴蝶起飞。

踏着青黛砖瓦,我也迈着成都人懒散自得的样子,走进宽巷子、窄巷子,一拨一拨从清代走来的名人,销魂我旖旎的念头。

时空泊岸,在成都,在这你们生活过的宽窄巷时,我又遇见了你们:李颀人、三毛、巴金,还有那位心脏长在右边的那木尔羊角。

你们静静躺在黄页的书香里,轻放我的世界;你们把交织生活内外的叹息和深处的希望,一并打包给字里行间,这份熟悉的气息,融合你和我;你们自成一体,在跌宕与精彩处,点缀那个经典的时空。

2

那个经典的时空,有着超常规的现实,时间和你都忍受过多,因而瞋眼。你们笔下的文字精灵,自带精神气度,冲出空间长度,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份独立、那份思考、那份真诚,于我是师,于我是友。

灵犀中,我细思,在有独立思想的人群里,“宽窄”是一种心态,这种骄傲的心态绽放的是生命的精彩。无论进退,在纵横驰骋中,收获生命的厚度和精神向度。

灵犀中,我寻找出口的光阴,那儿流淌过多的往日时光,也侵蚀宽窄巷子的原汁原味。一把恬静的竹躺椅,一碗冒气的盖碗茶、墙边泛光的拴马石……散发无声的眷恋。

3

无声的眷恋里,宽窄巷无言。

在“只迁不拆”和“整旧如旧”的整改建造中,脱落的墙体仿古翻新,依旧保持其建筑风格,宽窄巷如新亦如旧。巷内五彩斑驳的新气象,独有那份成都气候形成的特有的潮湿,散为佳话,竟也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即便我是南方人,在这份“特有的潮湿”中丝丝感受到它的凉爽和透气。

人去楼空,存留建筑痕迹,让后人体悟旖旎的困局;感受往日生活的艰辛和卓越,端倪未来。历史,也许就是这样镜返真相面容的吧!

过去的时间留在这里,这里又不完全是过去,过去和现在承启,宽窄巷在宽窄间,是乎包容了一切。

4

包括,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小草。

它们居墙而生,已是暮秋,绿得那般葱郁,每一株草儿好像把春天拉回到宽巷子窄巷子里,又貌似无关春天,只争自己的风月,令我连连赞叹又赞叹连连,不由驻足。再次感慨成都这份独特的潮湿,大自然给予的厚爱多得让人忘返。

屋檐漏下一片薄光,洒落在大大小小的草上。凝视久了,仿佛我与它们融为一体,和它们平缓呼吸。是乎慢时光渐行渐次走来,以我为圆点,向四周引伸,向外蜿蜒……一份文化的智慧之光照耀“宽窄”两个字上,似禅似佛,无一呈现出坊间百姓远远近近吃苦耐劳的智慧之光和处世哲学。

走过宽和窄两个巷子,让我沉思的是“宽窄”深意的文化内涵。

在这坊间寻常的生活万象里,山河也动容,日月星辰也动容。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